

---

# 西湖二集

---

## 第十八卷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

花则一名 种分三色 嫩红、妖白、娇黄。映清秋佳景 雨霁风凉。  
郊墟十里飘兰麝 潇洒处旖旎非常。自然风韵 开时不惹蝶乱蜂忙。  
携酒独 蟾光①。问花神何属？离、兑②中央。引骚人乘兴 广  
赋诗章。几多才子争攀折 嫦娥道三种清香 状元红是 黄为榜眼 白  
探花郎。

这一只词儿是西湖诗僧仲殊赋桂花之作 调寄《金菊对芙蓉》 将三种  
桂花比着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及第 然状元居首 尤为难得 所以将红色桂花  
为比 独有中三元者 更难其人 宋朝却有三个。那三个？

王曾 冯京 宋庠

这三个都是忠孝廉节、光明正大、建功立业、道高德重、学问渊源、真正不愧  
科名之人。我朝共有二人，一是南直隶池州贵池县许观 后复姓黄 字澜伯，  
洪武爷二十四年辛未 御笔亲赐状元及第 官为礼部侍中 是个赤胆忠心之  
人 建文年间与兵部尚书齐泰、御史大夫练子宁、文学博士方孝儒一班儿忠  
心贯日之人 一同辅佐。不期永乐爷靖难兵起 黄观草诏 极其诋斥。谁知  
永乐爷是北方玄武真君下降 每每出阵 便有龙神来助 十战九赢 就到危难  
之时 定有龟、蛇二将从空显灵救护。以此从北平直杀将过来 势如破竹 无  
人抵敌。看看将近南京 事在危急存亡之间 建文爷慌张 草下诏书 命黄观  
募兵上游 并督诸郡勤王 前来救驾。黄观急急领诏而去 到得安庆地方 谁  
料靖难兵已打破了金川门。黄观闻变 大声痛哭 对人道：“吾妻翁氏德贞  
行淑 素有节操 断不受辱。”即时招魂 葬于江上。明日 家中一人从京师  
奔来 说打破京城之日 翁夫人与二位小姐一家俱被象奴拿住 夫人脱头上  
钗钏付与象奴 叫象奴去买酒肴。待象奴去后 夫人急急携了二位小姐并合  
家十余人 一齐投在通济门桥下而死。黄观闻了痛哭道：“我道吾妻必然

① 蟾光——月光。

② 离、兑——八卦的名称。

尽节而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后来永乐爷登了宝位，黄观到得李阳河，被使臣一把拿住，要黄观入朝面圣。黄观徐徐对使臣道：“吾久失朝仪，今既入朝，必先演习礼文。”就把朝衣幞头穿得端正，东向再拜，向着罗刹矶急流之中，踊身跃入河中。使臣大惊，急急把钩子捞救，只钩得金丝幞头起来，只得把这顶金丝幞头献于永乐爷。永乐爷因前草诏诋斥之故，大加震怒，束草为黄观之像，把这顶金丝幞头戴在上面，碎<sup>③</sup>其身，以示凌迟之意，抄没其家，并及姻党。因此把《登科录》上削去了名姓，反刊第一甲一名韩克忠、第二名王恕、第三名焦胜，所以人不知黄观中三元。过后三十年，清江县尹龚守愚念其忠义，在黄观旧居之地建祠堂祭祀，至今南京赛虹桥侧亦有翁夫人及二位小姐祠墓。看官，你道黄观一家十余口人尽忠尽节而死，这样一个三元，岂不是为我明增气、为朝廷出色的人么？有诗为证：

合门尽节从来少，若此三元事更奇。

为子为臣真大节，经天日月姓名垂。

又有诗为证：

靖难师来不可当，黄观捧诏督勤王。

谁知大数皆前定，赢得声名到处香。

这黄观是国初第一个三元了。第二个便是商辂。国初科甲之盛无过于江西，所以当初有个口号道：“翰林多吉水，朝内半江西。”自商辂中三元之后，浙江科名遂盛于天下，江西也便不及。此是浙江山川气运使然，非通小可之事。在下未入正回，且把两个争状元的故事一说。两个争状元的究竟都中了状元，世上有这样希奇的事！譬如别样可以人力谋求，若是“状元”二字为天下之福，圣主临轩策士，御笔标红，此时前生宿世种下之因，亦是神鬼护■之事。两个争状元究竟都做了状元，那“状元”二字却就像在他荷包里一般的东西，随他意儿取将出来。可见人定胜天，有志竟成，富贵功名可以力取，何况其余小事。在下做这一回小说，把来与有志人做个榜样。

话说杭州钱塘县一人姓李名■，字子阳，号东崖，他原不是李家的子孙，他是于忠肃公之孙、于冕之子。于冕侍妾怀孕，正当忠肃公受难之时，举家惊惶逃窜，于冕侍妾怀孕出逃，后来遂嫁于李家，生出李■。李■的父亲是个穷人，李■自幼读书之日，每每出其大言要中“三元”，李■母亲亦每每帮助儿子，共有此志。成化十六年庚子，李■考科举，正试见遗。李■拥住提学道轿子禀道：“宗师老大人，若不取李■科举，场中如何得有解元？”提学

道立试果佳，遂取李■ 科举。钱塘县学起送科举之日，有五色鸟飞来，毛羽可爱，栖于明伦堂梁上。众秀才群聚而观之，并不惊惧。李■ 胸中暗暗的道：“此是文明之兆，吾当中解元无疑。”遂赋诗自负：

文彩翩翩世所稀，讲堂飞上正相宜。

定应览德来千仞，不但希恩借一枝。

羡尔能知鸿鹄志，催人同上凤凰池。

解元魁选皆常事，更向天衢作羽仪。

果中解元。那第二名却是绍兴余姚王阳明先生之父王华。那王华也是要中三元之人，因李■ 中了解元，便气忿不过，对李■ 道：“子阳兄，我今年让你中了解元，来科状元准是我小弟了，断不敢奉让。你今休得要上京会试。”李■ 道：“明年状元让你，下科状元又准是我小弟了，便让你做明年状元罢。”说罢，彼此大笑。李■ 果不进京会试，王华遂中了辛丑状元。李■ 大笑道：“王年兄的状元是我让与他做的，我若进京会试，这状元如何到得他手里？”癸卯冬天，李■ 将进京会试。他一个朋友锁懋坚，是西域人，长于诗赋，知李■ 大才，自负不凡，有中状元之志，做只词儿钱行，调寄《正宫谒金门》，云：

人舫画船，马鞍上锦鞦。催赴琼林宴，塞鸿里暮秋天。绿酒杯

劝。留意方深，离情渐远，到京廷中选。今秋是解元，来春是状

元，拜舞在金銮殿！

李■ 果中状元，官拜翰林院修撰，后来做到南京吏部侍郎。那浙江志书上，载他做祭酒的时节，能振起师模，不负所学。住在吴山下，环堵萧然，死之日家无余财，是有德有品之人。那王华做到吏部尚书。两人声名人品，都可谓不愧科名者矣。有诗为证：

富贵可以力求，功名夺得头筹。

说与有志男子，何须羡彼王侯！

话说那中三元的商辂，字弘载，号素庵，谥文毅，是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。他的父亲是严州府一个提控，住于公廨之中，在衙门数年，一味广积阴德，力行善事，那舞文弄法的事，不要说不去造作，就是连梦也都不曾做，甘守清贫。他母亲也是个立心平易之人，若是那没天理枉法钱财，夫妻二人断然不要。大抵在衙门中的人，都要揉曲作直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上瞒官府，下欺百姓，笔尖上活出活入，那钱财便就源源而来。商提控一味公直，不

要那枉法的钱财 ,自然家道清贫。夫妻二人常对天祷告道 : “我不愿枉法钱财 ,但愿生个好儿子足矣。”正是 :

公庭里面好修行 ,不受人间枉法钱。

话说淳安府一个人姓吉 ,排行第二 ,被仇家诬陷。那仇家广有势力 ,上下都用了钱钞 ,将吉二下在牢里 ,要置之死地。商提控怜吉二无辜 ,一力扶持出来 ,保全了性命。正是 :

当权若不行方便 ,如入宝山空手回。

话说商提控救出了吉二 ,那吉二感恩无地 ,无力可报。一日 ,商提控从吉二门首走过 ,吉二一把拖住商提控衣袖 ,再不肯放 ,邀到家里坐地吃茶 ,商提控苦辞不要。怎当得吉二抵死相留 ,吉二一边走去买些酒肴回来 ,叫妻子孙氏整治。那孙氏颇有几分颜色 ,吉二叉手不离方寸 ,对孙氏说道 : “我感商提控之恩 ,无力可报。今日难得大恩人到此 ,我要出妻献子 ,将他饮到夜深时分 ,你可出去陪宿一宵 ,以报他救我性命之恩 ,休嫌羞耻则个。”孙氏只得应允。安排酒肴端正 ,吉二搬将出来 ,请商提控吃。商提控甚是过意不去 ,一杯两盏 ,渐渐饮到夜深时分 ,吉二托说出去沽酒 ,闪身出外 ,再不回来。商提控独自一个 ,却待起身 ,只见门背后闪出那个如花似玉的孙氏来 ,深深道个 “万福”。商提控吃了一惊 ,孙氏便开口道 : “妾夫感恩 ,无地可报。今日难得大恩人到此 ,妾夫情愿出妻献子 ,叫奴家特地出来劝提控一杯酒 ,休嫌奴家丑陋则个。”说罢 ,便走将过来斟酒。商提控惊慌 ,急急抽身出外而去。回来对妻子说了 ,以后再不敢打从吉二门首经过。三日之后 ,夫妻二人都梦见本府城隍之神对他说道 : “子累积阴功 ,广行方便 ,上帝命我赐汝贵子 ,以大汝门户。”就把手中一个孩儿送与他夫妻二人 ,遂腾云而去。从此妻子怀孕 ,生下商辂 ,那时是永乐甲午二月二十五日。生下之时 ,满室火光烛天 ,合衙门中人都见有火 ,尽来救应。太府亦见火光遍室 ,衙役禀说公廨失火 ,太府急急收拾紧急文书 ,一壁厢叫人救火 ,一壁厢叫人防守库狱。顷刻间来报道 : “并无火烛 ,只是商某家生下一个孩儿。”太府大惊道 : “此子必然有异。”就分付左右道 : “待此子满月之日 ,可抱来一见。”满月之日 ,商辂父亲抱见太府。太府看他目秀眉清 ,神气轩豁 ,啼声响亮。太府抱在膝上 ,欢喜非常 ,对他父亲道 : “尔子上应天象 ,必非尘凡之器 ,他日必为朝廷大瑞 ,与国家增光者也 ,岂徒科名而已哉 !尔好为看视教训 ,待其成立 ,断能大尔门户也。”就命将黄凉伞罩送之而出。后来渐渐长大 ,读书识字 ,便出口成章 ,一目数

行,下笔磊磊惊人。宣德十年乙卯中解元,那时只得二十二岁。进京会试不中,李时勉做祭酒,一见商辂,便知他是个非常之人、公辅之器,异常敬重,就教他读书于东厢之后。到正统九年乙丑会试中会元,廷试状元及第,那时年三十二岁,官拜翰林之职。后来他父母都受了诰命,真是阴德之报。在下先将他父母的阴鹭<sup>①</sup>报应说过了,方才下文说商辂本身的立朝事业,为朝廷柱石,千载增光。有诗为证:

阴德昭昭报不差,三元儿子实堪夸。

山川灵异俱闲事,只是《心田》二字嘉!

不期己巳年,正统爷幼冲之年,误听王振之言,御驾亲征鞑虏也先,失陷于土木地方。败报到来,满朝文武惊惶无措。幸得兵部尚书于谦力主群议,请景泰爷监国,以安反侧。商辂竭力辅佐于谦,共成此议。有个不知利害的徐<sup>53</sup>■,创为南迁之计。商辂与于谦,并内臣全英、兴安共为唾斥,方才人心安定。商辂因于谦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巡抚,熟于兵机将略,凡事有老成见识,故事事听他说话,遂协同于谦文武等臣,经略战守。后来正统爷回朝,商辂奉命到居庸关迎接回来,居于南城。锦衣卫指挥卢忠上奏,妄说南城事体有不可知之变。景泰爷大怒,穷治不已。商辂对司礼监王诚说道:“卢忠本是个疯子,岂可听信他胡言乱语,坏了大体,伤骨肉之情。”王诚将此言禀与景泰,景泰爷方才大悟,将卢忠杀死。后来景泰又要易正统爷东宫,众臣共议。商辂道:“此国家大事,有皇太后在上,臣下谁敢轻议?”景泰不听商辂之言,毕竟易了东宫,升商辂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。景泰五年,礼部章纶、御史钟同,因景泰爷所立东宫遭疾而死,遂上本要复立正统爷太子。景泰大怒,要将二臣置之死地。商辂力救,免得章纶一人。后景泰爷正月病重,商辂同阁老陈循议请复立正统爷太子,商辂遂于奏疏上增二语道:“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,当立宣宗章皇帝之孙。”正要明日奏进,不意石亨、徐有贞一千人,渐进南城,迎接正统爷复登宝位,遂将兵部尚书于谦诬致死地,深可痛惜。次日正统爷召商辂并阁老高谷到于便殿,慰安道:“朕在南宫,知尔二人心无偏向。如今正要用尔,宜用心办事,且计议改元年号。”就命商辂草诏。石亨私自对商辂道:“今年敕文须一抹光,不须别具条

① 阴鹭(zhì,音志)——阴德。

款。”商辂道：“自有旧制，孰敢擅改？”石亨大怒，遂诬奏商辂，要与于谦一同处死。内臣兴安要救商辂，乘机禀道：“当时此辈附和南迁，不省将置朝廷何地。如今特着夺门之功，便敢如此大胆放肆。”正统爷方才解了怒气，止削商辂官爵，原籍为民。商辂免得作无头之鬼，归来道：“今日之余生，皆天之所赐也，怎敢干涉世事？”因此纵游于西湖两山之间，终日杯酒赋诗，逍遥畅适。后来正统爷在宫中每每道：“商辂是朕所取三元，可惜置之闲地。”屡欲起用，怎当得左右排挤之人甚多，竟不起复，在林下<sup>①</sup>十年。

成化爷登基，追念商辂当日之功，遣使臣驿召到京。那时还未有复职之命，朝见之日，方巾丝绦，青布圆领，自己称道：“原籍为民臣商辂，行取到京陛见。”成化爷龙颜大喜，仍复原职，入内阁办事。那时皇庄甚为民害，商辂奏道：“天子以天下为家，何以庄为？”后因地震，上疏乞休，不准所奏。一个御史林诚，又因星变，诬奏商辂不职，因说景泰间易储之事，商辂因而求退。幸得成化爷是个圣主，不听林诚之言，反加林诚之罪，遂批下旨意道：“朕用卿不疑，何恤人言？”商辂又恐伤了言官，有负圣主之意，随上一本道：“臣尝劝上优容言官，已荷嘉纳<sup>②</sup>。如修撰罗伦等，皆复收用。今因论臣而反责之，如公论何？”成化爷就从其言，仍复林诚之职。又召商辂到御榻前，勉慰再三，遂升为兵部尚书，仍兼学士，又改户部尚书。十一年，兼文渊阁大学士。一日召见，议及景泰爷监国之事。商辂恳恳奏道：“昔景泰有社稷功，当复帝号。”兴安遂流下泪来。成化爷亦流泪，因而遂复了帝号。后来成化爷深知于谦有保社稷之功，被石亨、曹吉祥冤枉而死，后石亨、曹吉祥俱以谋反诛死。于谦之子于冕上疏白父亲冤枉。成化爷深怜其忠而复其官，赐祭。商辂遂作制辞道：

当国家之多难，保社稷以无虞；惟公道而自持，为机奸之所害。

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实怜其忠。

金英、兴安读了道：“唯吾与尔亲见其事，深知其功，他人不能知也。于谦有灵，死亦瞑目矣。”天下因诵而称之。自此之后，于谦之冤始大白于天下。

且不说商辂随事有补衮之忠，再说嘉兴府一个具经济之才出色的人，这

① 林下——幽僻之境。引申退隐。

② 已荷(hè, 音贺)嘉纳——已承赞许而采纳。

人姓项 ,名忠 ,字荅臣 ,谥襄毅 ,是正统七年进士 ,为刑部员外郎。随正统爷亲征 ,失陷土木 ,鞑靼着他牧马于沙场 ,剥去了衣服 ,胡服胡衣 ,囚首垢面 ,蓬头跣足。项忠受这苦楚不过 ,骑了他一匹好马 ,潜地逃归 ,从间道而走 ,远远望见胡骑出没 ,又恐被他拿去 ,只得昼伏夜行。争奈不识路径 ,望北斗南走 ,走过四夜 ,不知经了多少路程 ,连马都走不动了。项忠自觉心下慌张 ,只得弃马

步行,渐渐走到一条死路,是冲天的高山。这山名为石城山,团团似个城子一般,悬崖峭壁,有数千丈之高。项忠叹息道:“吾死于此地矣。走到天尽头,却怎生区处?”彷徨四顾,却似有路可登,只得攀藤附木,一步步挨将上去,渐至山顶,周回一看,原来这山四围都高,竟像城墙模样,山顶宽平,可容数千人之多,独中间有路一条可上。项忠看了形势,暗暗道:“此地甚险,若屯数千人于其中,虽千军万马不能攻也,但无水泉耳。”说罢,肚中饥渴之极,脚跟肿痛,行走不牢,一交跌倒在地。倚石叹息,看看垂死。恍惚之间,见一个金甲神人扶他起来道:“此尔异日发迹之地也。”说罢不见,但见一大块物遗弃地下,项忠近前一看,却是一大块肉干。项忠取而食之,道:“怎生得一口泉水救命方好?”遥望见山下一股清泉,项忠一步步探将下来,走到泉水边,吃了数口,方才神清气爽道:“今番有命了。”那泉水离山有数里之遥,项忠暗暗的道:“若断绝了这股泉水,此山之险,亦无所用之矣。”遂放开脚步逃命,共走了七夜,才到得宣府。关吏来报了御史张昊、巡抚罗亨信,传令放进关内。进得关内,一交便跌倒地下,晕死多时,用姜汤灌下,方才苏醒,一步也走不起。看其脚下有刺蒺藜数百,罗亨信叫人与他拔去,拔了数日方才拔完,共有一升之数,满脚红肿,皮肉裂开,血流不止,病卧了三个多月,方才走得起,有诗为证:

吉人自有天相,临危自有神扶。

若非功名不朽,准准死在穷途。

话说项忠自病好之后,渐渐做到都御史之职。那时陕西固原土鞑满四,聚众作反。只因都指挥刘清、守备指挥冯杰二人剥削军兵,又逼索各土鞑贖物,各土鞑怨恨入骨,满四因此遂纠聚数千人作反,就屯据于石城地方。刘清领兵与战,大败亏输而走。陕西镇巡抚遣都指挥邢端、申澄率领各卫军兵与战,只一合,满四将申澄杀于马下,邢端率领军兵逃回本阵,远近震骇。朝廷差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、总兵宁远伯任四、宁夏总兵广义伯吴琮、延绥都御史王锐、参将胡恺,各统所部军兵会讨。宁夏兵先到,陈介、吴琮二人不等延绥兵到,麾兵直捣石城。不期被满四先伏数支兵在于石城远处,等得宁夏兵到,先前一队诈败佯输,诱引宁夏兵深入重地,数支兵一齐掩杀将来,众兵劳困饥渴,大败而走,杀死数千人,贼势甚是猖獗。朝廷遣都督刘玉总兵、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,前来剿除满四。项忠前次曾到石城,备知形势险隘,只有坐困一法。遂分兵七路,恐有埋伏,一路斫削草木,烧之而进,使贼人不能

伏兵渐渐逼近贼巢，团团围住，先锋伏羌伯毛忠奋勇当先，登山仰攻，不期被贼人当头飞下一个炮石而死。众军心慌，一齐退后。项忠就马上把一个当先退后的千户斩首示众，众军方才扎得脚住。满四见官军退后，正欲乘机追杀，见官军一齐扎住，号令严明，便不敢追杀过来。远近闻得毛忠战死，人心汹汹。兵部尚书道：“满四骁勇，今屡次战胜，倘与北虏连兵，则关、陕危矣。”遂交章请益兵赴援。朝廷遂遣抚宁侯朱勇领京兵四万前往助战。抚宁侯遂奏定赏格：如生擒贼首一人，与世袭指挥使，赏银五百两，数人共擒得者，赏亦如之。

不说朝廷要再差援兵救应，再说项忠备知贼巢只靠此一股泉水救命，必有重兵防守，遂差一支兵摇旗擂鼓，虚张声势，前来搦战<sup>①</sup>，却另拨一支精兵伏于泉水左侧，待守水口贼人出战，就着这支精兵夺他水口。那守水口贼人听得战鼓齐鸣，一齐杀出，官兵略战数合，便弃甲而逃，贼人渐渐追远，追之不及，回归水口，早被官兵大队占住水口。贼人奋勇厮杀，怎当得项忠自领一队劲兵而来，势如风雨，贼人四散奔走，生擒活捉者不计其数，余贼逃回石城山。项忠直逼贼巢，围得铁桶相似。满四见官军夺了水口，自觉心慌，几番奋勇杀下山来要夺水口，怎当得项忠亲自披着甲胄立于矢石之下，那矢石如雨点般射将下来，项忠身自督战，再不退步。露宿六十余日，先后共战二十余阵，自叹道：“奉命讨贼，久无成功，死所甘心。”众军见项忠如此，人人鼓勇，个个争先。

不说项忠在此与满四苦死厮杀，且说朝廷差使臣来问项忠道：“事体何如？”项忠备细奏上一本。朝廷还不知胜负如何，命司礼监怀恩、许安、黄赐三人到阁下召兵部尚书计议道：“京军决然要去救援。”内阁彭时是正統十三年状元，甚有见识，同商辂一齐道：“前日贼若四出攻劫，诚可骇惧。今入山自保，我军围守甚固，不一两月必然困穷成擒。况项忠自土木归来之后，曾经石城山过，地理熟识，与他人悬断者不同。今观其奏疏，情理曲折，如指诸掌，定有成算，京军何用再行？”兵部尚书因商辂不听他言，忿忿的道：“项忠若败，必斩一、二人，然后发兵去救。”众官都不信商辂二人之言，恐未免有失。果然项忠一连围困了三月，水草都尽，人马饥饿而死者不计其数。贼

① 搦(nuò,音诺)战——挑战。

将有个杨虎<sup>㉑</sup>，骁勇有谋，是满四的谋主，见势头有些决撒，私走下山，到军门投降。项忠便极意招安，就解身上金钩为赠。杨虎<sup>㉑</sup>感恩图报，项忠教他擒满四来献。杨虎<sup>㉑</sup>领命而去，果然诱满四出战。次日，项忠领兵当先，伏兵东山口，杨虎<sup>㉑</sup>从贼巢中反杀起来，生擒满四，余党溃散，斩首七千余级，俘获者不计其数。将满四献俘处死，文武百官方服商辂见识之高。果是：

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

话说成化爷的嫡母慈懿太后钱氏崩了，那时生母太后在上，不欲将钱太后与正统爷合葬，遂命司礼监传旨，命大臣另议葬所。众臣都不敢发言，独商辂与彭时两个开口道：“此是一定之礼，无可别议。梓宫当合葬裕陵，神主当<sup>㉒</sup>庙<sup>①</sup>。”内监夏时道：“钱太娘娘无子，又有疾病，怎生好入山陵？只该另葬为是。”商辂、彭时两个齐声道：“太后母仪天下近三十年，为臣子者岂宜另议葬所。况且此事关系非小，一或乖礼，何以示天下后世乎？”夏时大声道：“你们休得固执，此是太娘娘主意，怎敢抗违？”两个又道：“虽是太后主意，臣子自当力争，不可使上有失德。”夏时又大声发话道：“你们抗违，只怕明日体面不好，休得懊悔！”说罢，忿忿而进，众官都各面面相觑，商辂二人道：“明日不可畏惧，断要力争。”次日，成化爷御文华殿，召内阁各官面谕道：“慈懿太后当如何？”彭时对道：“只合依正礼行，庶全圣孝。”成化爷道：“朕岂不知依正礼行是好，但与太后有碍，故令尔等合议，务要处得合宜。”商辂对道：“外议汹汹，若不合葬，则人心不服，且于圣德有损。虽圣母有言，亦不可从也。”成化爷半日不言语，良久方道：“合葬固是孝，若因此失圣母之心，亦岂得为孝乎？”商辂二人都道：“皇上大孝，当以先帝之心为心。昔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终如一，今若安厝于左而虚其右以待后来，而两全其美矣。”后来者，指太后也。成化爷虽未应允，而玉色甚和，绝无怒容。二人又道：“臣等意未尽，欲具本言之，乞皇上再三申劝圣母，以终大事。”成化爷把头略点了一点。这日晚间，商辂二人具奏备言：“<sup>㉒</sup>葬<sup>②</sup><sup>㉓</sup>庙<sup>③</sup>，所以体先皇笃夫妇之懿，昭今上全子母之情，断不可有异议。”又谓：“夫有出妻之礼，子无弃母之道，此事关系纲常，不可有失，贻万世讥议。”辞极恳切。成化爷内

① <sup>㉒</sup> 庙<sup>①</sup>，音付 ) 庙——祭于祖庙。

② <sup>㉒</sup> 葬<sup>②</sup>——同附葬。合葬。

批,仍欲别寻葬地。商辂遂同彭时并礼部尚书姚夔,率领百官伏文华门,号哭不起,声闻于内。成化爷方才感动,太后亦悟,即传旨宣谕道:

卿等昨者会议,大行慈懿皇太后合<sup>(63)</sup>陵庙,固朕素志。但圣母有碍,事有相妨,未即俞允<sup>①</sup>。

朕心终不自安,再三据礼祈请,圣慈开谕,特赐允诺。卿等其如前议施行,勿有所疑。故谕。

商辂、彭时与各官遂呼万岁而退。看官,你道这一件大礼,若不是二位状元宛转力争,可不是陷君父于有过之地么?有诗为证:

朝廷大礼事非轻,慈懿娘娘合葬成。

全赖大臣调护力,方知圣主藉贤卿。

成化爷欲建玉皇祠于宫中,商辂又力言其非礼,再三劝戒,因而遂止。

时万贵妃有宠。弘治爷是纪贵妃所生。纪贵妃怀孕之时,万贵妃得知大怒,将纪贵妃百般凌虐,百般下药,要打堕身孕。谁知弘治爷是个圣主,当有十八年天下,自有鬼神呵护,就像生铁铸母腹中的,怎生打堕得下?成化爷知万贵妃妒忌,只得托言纪贵妃有病,出居安乐堂,假说纪贵妃生了痞块,并非身孕,瞒过了万贵妃。一壁厢却暗暗叫门官照管,遂生下弘治爷。纪贵妃乳少,内监张敏使女侍以粉饵哺之,百般保护。后来万贵妃生了一子,立为皇太子,未及一年,患痘而死。万贵妃后来亦竟无身孕。那时弘治爷年长六岁,张敏因厚结万贵妃王宫内监段英,乘机转说,万贵妃大惊道:“怎生不早教我知道?”遂具服进贺,厚赐纪贵妃,择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宫,次日迁纪贵妃于永寿宫。中外各官一喜一惧,喜的是立太子,惧的是尚有不可知之事,要请皇太子与纪贵妃同处,才脱虎口;又恐反因此激变,事在两难。商辂因独对奏上道:

皇子聪明岐嶷,国本攸系,天下归心。重以昭德宫贵妃抚育保护,恩逾己出;百官万民皆谓贵妃贤哲,近代无比,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。但外议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别居,久不得见,揆<sup>②</sup>之人情事体,诚

俞允<sup>①</sup>——允诺。本指帝王的许可,后来书函中亦用为称对方许诺的敬词。此为前者。

揆(kuī,音葵)——推测揣度。

为未顺。伏望敕令就近居住，皇子仍令贵妃抚育，俾朝夕之间，便于接见。庶得遂母子之至情，愜朝野之公论。

商辂这一本奏进，遂立为皇太子，方保无虞。有诗为证：

我朝弘治圣明君，谁是携持保抱群？

内臣张敏外商辂，国本无亏天下闻。

后来纪贵妃薨了，商辂又引宋仁宗之母李宸妃故事，遂殡殓都如皇后之礼。十三年，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。那时汪直新坐西厂，威势汹汹，权同人主，害人无数，满朝文武百官畏之如虎。巡边之时，都御史尽戎装披挂，直至二、三百里之外迎接，望尘跪伏，等候马过，方才走起。若驻馆驿之中，便换小帽一撒，趋走唯喏叩头，无异奴婢。所以当时有谣道：“都宪叩头如捣蒜，侍郎扯腿似烧葱。”商辂遂奏汪直十罪，并奏百户韦瑛、王英道：

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之一人。而汪直者，转寄耳目于群小。汪直之失，虽未为甚，而韦瑛、王英同恶相济，擅作威福。官校捉拿职官，事皆出于风闻，暮夜搜简，无有驾帖<sup>①</sup>；或将命妇剥去衣服，用刑辱打，被害之家，有同抄扎<sup>②</sup>。人心汹汹，各怀疑畏。如兵部尚书项忠当早期敲响伺候之时，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门下呼叫项忠不得入朝。朝罢，被校尉拥逼而去。其欺凌大臣如此。使大小臣工各不安于其位，商贾不安于市，行旅不安于途，庶民不安于业，太平之世，岂宜有此腹心之患？

成化爷看了这本大怒道：“用一内臣，怎生便系国家安危？”命司礼监怀恩传旨责问。商辂正色答道：“朝臣无大小，有罪都该请旨收问。他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。大同、宣府是京师北门，守备不可一日缺，他敢一日擅自擒械数人。南京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他敢擅自收捕。诸近侍他敢擅自改易。此人不去，国家安乎危乎？”那怀恩是个大圣大贤之臣，知汪直倚势作威，害人无数，遂将此言密密禀与成化爷。成化爷大悟，即将韦瑛、王英充军，汪直革职到于南京而去。从此朝野肃清，天下太平，商辂、怀恩二臣之力也。

① 驾帖——明代，秉承皇帝意旨，由刑科签发的逮捕人的公文。

② 抄扎——查抄没收。

那怀恩果系大圣大贤之臣,千古罕见,妙处不能尽述。当时成化爷宠着一个僧人,名为继晓,通于药术。成化爷试其术有应效,遂赐予无算,恩宠无比。成化爷尝以手抚其肩,继晓即袖御手于衣袂间,见客止用一手为礼,因此恃恩放肆,无恶不作。忠臣刑部主事林俊要斩继晓,奏妖僧继晓猥挟邪术,惑乱圣聪。成化爷大怒,下林俊于狱中,要将杀死。怀恩叩首谏道:“自古未闻有杀谏官者。我洪武爷、永乐爷时大开言路,故底盛治。今欲杀谏臣,将失百官心,将失天下心,臣不敢奉诏。”成化爷大怒道:“汝与林俊合谋讪我,不然安知宫中之事?”说罢,便将御砚掷将过去,怀恩以首承砚不中。成化爷又将御几推仆于地,怀恩脱帽解带,伏地号泣道:“臣不能事陛下矣。”成化爷命扶出东华门。怀恩叫人对镇抚司典诏狱的道:“你们合谋倾害林俊,林俊若死了,你们亦不能独生!”遂径归卧家中,道“中风矣”,不复起视事。成化爷心知其忠,命太医救治,不时遣人看视,林俊方得不死。后林俊做到兵部尚书,剿平流贼有功,为当代名臣,皆怀恩力救之所致也。其爱护忠臣不顾性命如此。

后又有个章瑾,以宝石贡进,谋为锦衣卫镇抚,命怀恩传旨。怀恩道:“镇抚掌天下之狱,武臣之极选也。奈何以货得之?”成化爷怒道:“汝违我命乎?”怀恩道:“非敢违命,恐违法也。”成化爷只得命他人传之。怀恩私自说道:“如外廷有人谏诤,吾言尚可行也。”那时俞子俊为兵部尚书,怀恩对他道:“汝当执奏,我从中赞之。”俞谢不敢。怀恩浩然叹息道:“我固知外廷之无人也。”其刚正守法如此。

时都御史王恕,屡屡上疏论事,言甚切直,不怕生死。怀恩叹道:“天下忠义,斯人而已。”怀恩亦知商辂是个铁铮铮不怕死的好汉,遂深相敬重,朝廷大事,每每相计而行。凡所做的事,都是有利于朝廷、有益于生民之事。真“宫中府中,合为一体”也。商辂后加少保,驰驿<sup>①</sup>而回,在林下逍遥共十余年,活至七十三岁,无疾而终。后赠太傅。我朝贤相,称商辂为第一,其余都不能及。他在朝廷,笔下并不曾妄杀一人,所以子孙繁盛,亦是阴德之报。在朝唯与于谦、项忠、彭时、姚夔、林俊、王恕、金英、兴安、怀恩、张敏数人相好,盖忠臣识忠臣、好汉识好汉也。他儿子名良臣,做翰林侍讲。商辂生平:

① 驰驿——驾乘驿马,兼程疾行。

二十二岁中解元 ,三十二岁中会元、状元 ,三十四岁以修撰入阁 ,四十一岁卸兵部侍郎而回。回来十年 ,五十岁又入阁 ,六十岁做了少保而回。在内阁共十八年 ,回来又享了十余年清福而死 ,道德闻望 ,一时并著 ,岂不是一代伟人 ! 史官有诗赞道 :

大节纯忠是许观 ,三元端不负三元。

三元更有商文毅 ,一代芳名万古刊。

## 第十九卷 侠女散财殉节

送暖偷寒起祸胎 ,坏家端的是奴才。

请看当日红娘事 ,却把莺莺哄得来。

这首诗是说坏法丫鬟之作。人家妇女不守闺门 ,多是丫鬟哄诱而成。这是人家最要防闲的了。又有粗使梅香亦为可笑 ,曾有诗道 :

两脚麀糟①拖破鞋 ,②乖像甚细娘家 ?

手中托饭沿街吃 ,背上驮拿着处挨。

间壁借盐常讨碟 ,对门兜火不带柴。

除灰换粪常拖拽 ,扯住油瓶撮撮筛。

这首诗是嘲人家麀糟丫鬟之作 ,乃是常熟顾成章俚语 ,都用吴音凑合而成 ,句句形容酷笑。看官 ,你道人家这些丫鬟使女 ,不过是抹桌扫地、烧火添汤、叠被铺床 ,就是精致的 ,在妆台旁服事梳头洗面、弄粉调朱、贴翠拈花、打点绣床针线、烧香薰被、剪烛薰煤、收拾衣服、挂起帘钩 ,免不得像《牡丹亭记》道 :“鸡眼睛用嘴儿挑 ,马子儿随鼻儿倒 ” ,这不十分凑趣的事 ,也时常要做一做。还有无廉耻丫鬟 ,像《琵琶记》上惜春姐道 :“难守绣房中清冷无人 ,别寻一个佳偶。要去烧火凳上、壁角落里偷闲养汉 ,做那不长进之事 ,或是私期逃走。”曾有刘禹锡《销失婢》诗为证 :

把镜朝犹在 ,添香夜不归。

鸳鸯拂瓦去 ,鹦鹉透笼飞。

不逐张公子 ,即随刘武威。

新知正相乐 ,从此脱青衣。

话说宋时有个陆伯麟 ,其侧室生下一子 ,那侧室原是丫鬟出身。因是正妻无子 ,陆伯麟欢喜非常 ,做三朝弥月 ,好生热闹。他一个相好的朋友陆象翁戏做一首启②以贺道 :

① 麀糟——脏 ,不干净。

② 启——旧时一种文体 ,较简短的书信。

犯帘前禁,寻灶下盟。玉虽种于蓝田,珠将还于合浦<sup>①</sup>。移夜半鹭鸶之步,几度惊惶;得天上麒麟之儿,这回喝采。既可续诗书礼乐之脉,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。

看官,你道这首启,岂不做得甚妙!临了这句“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”,却出于苏东坡先生《咏婢》谑词,有“揭起裙儿,一阵油盐酱醋香”之句。苏东坡之巧于嘲笑如此。在下要说一回侠女散财殉节的故事,千古所无,所以先把丫鬟这些好笑的说起。从来道三绺梳头,两截穿衣,大家妇人女子,尚且无远大之识,何况这些粗使梅香,他晓得什么道理、什么节侠?从古来读书通文理之人尚且不多几个,你只看《西厢记》,那红娘不过硬调文袋,牵枝带叶说得几句,怎如得汉时郑康成家的女婢。那郑康成风流冠世,家中女婢都教他读书识字。一日,郑康成怒一个丫鬟,把他曳去跪在泥中,又有一个丫鬟走来见了,就把《诗经》一句取笑道:“胡为乎泥中?”这个跪的丫鬟也回他《诗经》一句道:“薄言往诉,逢彼之怒。”这两个丫鬟将《诗经》一问一答,这也是个风流妙事了,却不比得晋中书令王珣之婢谢芳姿。那谢芳姿是王珣嫂身边丫鬟,王珣偷了这谢芳姿,与他情好甚笃。嫂嫂得知此事,将这谢芳姿日日鞭撻,打得谢芳姿痛苦难当,罚他蓬头垢面,不容他修饰。这谢芳姿虽不修饰,那天生的玉容花貌并不改变,且素性长于诗歌,出口便成。王珣见这谢芳姿吃苦,甚是心酸。一日手中持着白团扇一把,就要谢芳姿作白团扇歌,谢芳姿随口作歌以赠道:

团扇复团扇,许持自障面。

憔悴无复理,羞与郎相见!

你看这谢芳姿出口成章,写出胸中之意,可不是千秋绝少的女子、天上瑞气所钟,生将出来,怎敢与粗使梅香一般看待?须要另眼相看,方不负上天生彼之意。所以元朝关汉卿才子曾续《北西厢》四出,他当时曾见人家一个出色聪明女子,做了从嫁女婢,关汉卿再三叹息道:“这样一个聪明女子,做了从嫁女婢,就如一个才子,屈做了人家小厮一般,岂不是有天没日头之事?”意甚不舍,戏作一小令道:

①<sup>27</sup> 鸭脸霞,屈杀了将陪嫁,规模全似大人家,不在红娘下。巧笑

合浦<sup>①</sup>——郡名(今广东)。海中产珠,称合浦珠。